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三傳辨疑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黄嶸

三傳辨疑卷十三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

元年春無冰

穀梁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按穀梁於桓八年正月烝有曰烝冬事也春興之

不時以夏正言也今又似以春為冬豈不自相戾哉其加之寒之辭不可曉范氏觧曰於寒之中又如加甚亦不可曉要之本無義理强為之辭耳蓋無冰者冬行春令而温燠耳安有甚寒而無冰之理

三月作丘甲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劉氏曰公羊云譏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

非也若如此經自當言丘作甲非作丘甲也且如何休所譏春秋當為惡其使農為工亂四民之業爾然則當言農作甲或言民作甲何故云丘乎丘者井邑之類若丘民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春秋但曰丘作甲豈不甚明而度邑指丘其意何哉

穀梁曰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

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作丘甲非正也

陳岳氏曰榖梁謂士農工商為一丘作甲是使世人皆作甲以為非正奚見之淺歟劉氏曰審為使民作甲者春秋何不云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乎吾於公羊既言之矣愚謂榖梁得公羊之說而行之者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曰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秋王人来告敗

經書在秋當以經為正其以徐吾氏為茅戎亦未必然

公羊曰孰敗之盖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啖氏曰若晉敗王師而改曰貿戎是掩惡也如何懲勸乎陳岳氏曰安可謂嫌晉之敗王師是以代之設獨曰戎猶不可也今曰茅戎則戎之別種明矣所以書茅戎者別其姜戎山戎也茍曰改而諱

之則茅戎敗王師其辱甚於晉矣

穀梁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按不言戰𤨏言之體當如此耳非為尊者諱也春秋有曰我師敗績者此魯史之辭也亦非為親者諱也其曰晉敗之辨見公羊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春秋凡取邑必書今經無見杜氏亦曰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氏曰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多與之邑非仲尼之言也大夫之邑有制豈可以多與哉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齊師敗

續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内也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

靳逢丑父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於棓而闚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帥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

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劉氏曰公羊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内也非也春秋不王魯吾既言之矣且曹何以獨無大

夫若曹以小國故無大夫鄭亦伯也亦無大夫乎且春秋之正諸侯也以王爵不以土地廣狹也曹鄭同儕一有大夫一無大夫何哉公羊又有云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蓋君不使乎大夫者謂安平無事耳今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也可知矣卽使何傷又諸侯會晉師于棐師實趙盾之師言晉使者君不會大夫也君不會大夫故可言晉師不可言趙

盾師令此亦言晉師足矣乃其常文何以為其不使大夫乎愚謂公羊言曹無大夫與君不使乎大夫言既謬矣又以謂憂内而升曹為大夫佚獲而行使乎大夫又謬之尤者若其事之信否則不能必也案左氏云郤克徵會于齊齊侯帷婦人使觀之郤克登而婦人笑公羊則以為蕭同姪子使跛迓跛眇迓眇者左氏又云臧宣叔謂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而具守備公羊則

以為前此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聘齊被蕭同姪子跛迓跛眇迓眇故相與帥師為鞌之戰左氏又云齊侯使國佐賂晉以紀甗玉磬與地而公羊以為郤克求之左氏又云郤克免丑父而公羊謂斮之其傳聞固不同矣然左氏嘗見國史敘事稍實於公羊故多取左氏云

穀梁曰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悲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犨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来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来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

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勝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趙氏曰春秋之作所以辨邪正明是非豈獨當於內哉據稱公子即為命卿但以國小之故請命於王者少耳惟此與昭二十年公孫會凡二人爾其他無事不見於經不得謂之無大夫也愚謂穀梁

曰日其悉也無理之甚者春秋一大夫師師者未嘗不日也豈悉然後日哉其曰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尤無理之甚者使魯侯往將舉曹伯以當之乎其曰曹無大夫辨見公羊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氏曰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

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案宋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則此事或有之然非本義不録

庚寅衛侯速卒

左氏曰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如之遂常以葬非本義不録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左氏曰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案楚師侵蜀魯人賂楚公衡為質皆與經意不合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曰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説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

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王氏曰左氏以為卿不書畏晉而竊盟者非也何則魯衛陳鄭誠畏於晉矣然楚人秦人孰晉之畏哉况下文云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豈可謂反畏乎晉哉此乃自相矛盾之說愚謂蔡景許靈果

從楚伐衛經當書曰楚蔡陳鄭侵衛不應獨稱鄭師也又如蔡許預盟經亦當列舉蔡許之君左氏謂乘楚車而不書又引君子曰以證之何足據哉夷狄猾夏君子所惡況公子嬰齊專兵哉而左氏又引君子曰以賛之其附會至此

公羊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

劉氏曰吾不識此語得貶云者竟何事也吾欲聞之

穀梁曰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楚其稱

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劉氏曰穀梁曰其曰公子何也亢也非也向者及處父盟去處父之氏以明亢今此更益嬰齊之氏亦以明亢二者孰能别之乎且穀梁以楚無大夫其有大夫者進也狄雖見經尚未得氏以明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反以驕亢之人而進之有氏是

寖貶亂矣何以為春秋又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乃兩會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愚謂穀梁意謂前書公子嬰齊為驕則為公不得其所後書楚人為屈則為公得其所以此地會地盟附會穿鑿反亂經旨以迷後學罪孰甚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

葉氏曰邲之役在宣十二年晉本以救鄭而師自敗非鄭之罪也葢晉敗而鄭復從楚故十四年書晉侯伐鄭傳曰為邲故也安有更七年而復討乎此葢為二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故爾非討邲也愚案鄭敗諸侯之師經當有見知左氏妄也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公羊曰宣宫則曷為謂之新宫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宫災何以書記災也

案宣公初入廟故當時謂之新宫魯史因而書之要之謂之宣宫亦可也夫人子既稱其謚矣何必不忍言哉杜氏崔氏得其旨矣又三日哭如得禮則春秋以為常事在所不書今書之以其反常也

獻可得其旨矣又新宫災不特記災而已見天誅

馬高氏得其旨矣

穀梁曰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成公無譏則春秋不書以其常事故也今書則成公亦不免於譏矣豈可謂無譏乎大抵穀梁之說即公羊之意而衍之者歟

夏公如晉

左氏曰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公始除喪事伯主以天子之禮而一往朝焉左氏以為拜汶陽之田豈其意之而為此言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此訓詁或然但不言其義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曰十一月晉侯使荀庚来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来聘且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存耕趙氏曰晉衛之卿同時而至乃從而二之畏晉卑衛也左氏以為禮不已過乎愚謂左氏曰且尋盟非也葢左氏見聘而盟故自謂此言耳春秋所書葢責其專耳

公羊曰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此有何義而以觧經乎

穀梁曰其曰公也来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寀盟有君及之者臣及之者君及之則君為主臣及之則臣為主穀梁乃謂不言及為以國與之非義也徐邈謂不言及謂凡書来盟者也然則何關於晉衛之盟而附其說於此乎凡盟有彼欲之者有我欲之者有兩欲之者春秋未有書求者也何必發此例乎

四年夏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非本義不録

秋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

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非本義不録

鄭伯伐許

左氏曰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案許人敗鄭師鄭取鉏任泠敦之田於經無見且鄭三伐許此未必因許敗鄭師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穀梁言反曰來歸不知以反為出耶為歸寧耶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曰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此謂大夫專政別有所謀耳逆女而會未可信也

梁山崩

左氏曰梁山崩晉侯以傳名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乗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康侯胡氏曰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紀其實夫降服乗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

省欲銷去之實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灾變乎

公羊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沭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劉氏曰外異不書非也迷於百二十國寳書不知據魯史爾愚案河三日不沭妄也其言為天下記異則然矣已見沙麓崩兹不再録

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名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名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

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劉氏曰穀梁此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足書今以晉侯問伯尊故獨書也是豈春秋意邪愚案河三日不流縞素哭之而祠焉斯流矣乃齊東野人之語夫山崩未必塞大河素縞哭而祠之豈有即流之理哉使實塞河經當有見然則輦者之言初非

典禮初無妙理伯尊何必竊取為已善孔子何必譏伯尊為攘善哉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曰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左氏豈以次年魯衛侵宋而為此言歟夫魯衛之侵宋安知非他故哉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

左氏曰季文子以章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啖氏曰傳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子所立者非也宣十二年楚自邲戰回作先君宮告成事若然煬宮復何謂乎劉氏曰左氏以武宮為武軍杜氏知其謬妄因護曰既立武軍又作先君武公之宮然傳無先君武公之語要之二說皆非左氏欲解經誤以武宮為武軍杜氏欲解傳遂取武軍為武宮

此難以通者也

公羊曰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非禮也

公羊謂不宜立又謂非禮是已但少明言其故耳

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

此承公羊之餘而又畧者也

取鄟

左氏曰取鄟言易也

辨見宣九年取根牟

公羊曰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若諱亟則不如勿書既書之何必去邾婁為諱乎

穀梁曰郭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氏曰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葉氏曰此事與經絕不相類經書衛而不書晉如杜預言晉不告或可也二國既同侵宋何為反自相襲據伯宗言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然是晉侵宋師過衛境而襲之然亦不得言晉衛侵宋傳之言首尾自相戾愚案又如鄭人伊雒

之戎陸渾蠻氏同侵宋經亦當書以見諸侯引夷狄猾夏矣今經但言衛左氏皆妄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不

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為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劉氏曰晉之遷也必告於魯魯則往賀矣使晉不告魯安得而賀之令晉告而還經不書何邪衛遷於帝丘蔡遷於州來魯無賀者猶書於策晉為盟主魯所服事遷國而賀何以不書也意者晉實無

遷事乎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来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

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杜氏曰為八年晉侵蔡傳愚案八年距今首尾三年不應牽彼售此也夫受命救鄭而遂侵蔡豈為無罪春秋豈不可書而經無之乎此其可疑者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曰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劉氏曰又有繼之辭也此亦常耳何足以多解又曰其緩辭也非也前云鼷鼠食郊牛角者文不可言其角非不緩也今云其角者亦文當如此非故緩也又曰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亦非也春秋記災異刺譏時君且明鬼神享德所以鈎深致遠者微矣豈為免有司之過乎又曰免牛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奉送至於南郊未必然也雖禮典散滅不可考校至於牛衣人衣服如何襲被乎凡郊牛稷

牛必皆在滌三月滌者牢也今既有傷則不復在滌是為免之其不免者是留以須後郊非禮不敬故春秋亦譏焉不如穀梁所說作玄衣纁裳有司送至於南郊也木訥趙氏曰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天示譴也說者以為養牲不謹非也天豈享僭哉

吳伐郯

左氏曰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

不亡矣

凡左氏言君子曰者皆自為之言也此其稍近理者也其引詩則無義

冬大雩

穀梁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返戚焉

案左氏言晉返戚則是林父以戚出奔也經何不書衛孫林父以戚出奔乎然則左氏妄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公羊曰來言者何内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劉氏曰此直書其事耳亦何内辭哉又云鞌之戰

齊侯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亦妄也如齊侯遂能若此國人歸之諸侯畏之死何以復謚頃公乎

穀梁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

劉氏曰此直記事以刺晉爾不使盡我了無所用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氏曰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

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案欒書果侵楚經必書之今不書是無其事也又案左氏謂楚師還晉侵沈是指六年楚伐鄭晉救鄭之時是時左氏但言晉師還而侵蔡不書侵沈也至此又言侵沈獲沈子揖且欒書從知韓范之言何必於此追頌之乎夫不與楚戰固可取也苟

侵蔡又侵沈則是畏大而弱小也何善之可頌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曰聲伯如莒逆也

案嬰齊如莒之後晉魯伐郯安知此如不為通好謀伐郯乎逆之言未可據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氏曰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趙氏曰婚禮不當使公孫也陸氏曰婚禮而使公

孫非也若合禮則常事不書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劉氏曰非也伯姬當此時未有可賢者豈可先事襃之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劉氏曰見一稱也言欲見天子與天王各為一稱

不亦淺乎禮有受命無來錫命辨見文元年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左氏曰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

葉氏曰女出則夫家之義已絶自不得以夫人書卒此齊子叔姬郯伯姬所以皆不書卒也杞何以得獨書乎蓋明年復逆其喪以歸杜預謂憫其見出來歸故書若更適大夫則不書此附會之辭也

衛人來媵

左氏曰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啖氏曰若然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假令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令不取趙氏曰啖難之誠為當若實異姓則否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乎所以先書二國者九女既足而來媵所以為失劉氏曰諸侯三歸歸名一族自同姓耳若嬴曹邳姒嬀戈之

君嫁女者必同姓媵則諸侯之媵或不能備矣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劉氏曰公羊説與納幣同非也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劉氏曰非也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已足矣又何為及其媵哉凡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娶十二女

則是以欲敗禮矣故春秋備書之所以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愚謂況春秋無襃伯姬未必賢乎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曰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

葉氏曰夫婦之道既絶則不可復合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毋豈可歸為魯女猶得為我而復為杞伯妻乎非知禮者之言也

公羊曰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脅而歸之也

寀左氏言請之公羊言脅而歸之經傳皆無所考意之之辭耳借使魯請之脅歸之杞魯之罪亦不可逃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曰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未詳信否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左氏曰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緑衣之卒章而入

此事信否未可知以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録伯姬也

案公羊所謂録伯姬者謂其賢也使伯姬賢何必

録致女之事乎致女常事耳不足以見伯姬之賢也

穀梁曰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内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劉氏曰穀梁曰是以我盡之也非也穀梁言宋共公失德不葬者以其與伯姬不相入也既我能盡之何故不相入乎又曰不正故不與内稱也説者

云内稱謂稱使案内大夫受命而出無稱使者假令與内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又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亦非也穀梁向云致者不致也譏以我盡之令又云詳其事賢伯姬若實賢伯姬則致女為伯姬發非譏魯也若實譏魯則致女為譏魯發非賢伯姬也二者孰能知之乎

晉人來媵

左氏曰晉人來媵禮也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三傳辨並見衛人來媵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秦晉殽伯蠲楚侵陳救鄭之事經皆可書者也而

無有焉此其可疑者也

穀梁曰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

為親者諱疾

劉氏曰不言戰以鄭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

矣豈伐則必戰乎且晉實不執鄭伯以伐鄭何以

能必其以鄭伯乎此皆妄說也又曰為親者諱疾

亦非也執其君以伐其國無道甚矣何故諱之乎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左氏曰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凡此皆左氏自贊之詞夫不責楚之暴寡而專責莒之無備過矣

穀梁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劉氏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然則蔡亦中國蔡潰何故不日乎又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亦非也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穀梁安所受此語乎且潰者非大夫所為何故專以大夫解之乎此似不曉潰之說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耳

城中城

左氏曰書時也

春秋豈有與其城之之理哉但得時者其罪稍輕耳然左氏猶以夏正言也

穀梁曰城中城者非外民也

劉氏曰非也若不外民則都不為城郭乎則與夷狄何異哉夷狄可謂不外民乎葉氏曰蓋是時楚方伐莒莒潰楚人入鄆我無素備畏逼而恃城以為守故雖時猶書非謂時也中城者內城也外城

不壞内城壞則内城可不脩乎非棄外城之民而不恤也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强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經書五卜郊其義豈止不時而已乃者亡乎人之辭辨見宣三年如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曰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髠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葉氏曰晉侯生而立其子是禪之也歷春秋未見有為此者審有之亦大事矣經何無異文以示義乎凡

諸侯出奔有二君者未嘗不書名以為别今獳一晉侯也州蒲亦一晉侯也經但書公會晉侯安知其為州蒲而非獳乎以傳蔽於大屬之妄謂晉侯先有疾不得會故因為是言也朴鄉吕氏曰信經足矣愚謂晉果歸鄭伯經亦當書以示義如僖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於曹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歸於衛之類今經不書則不特立州蒲不可信歸鄭伯亦誣也或謂歸鄭伯不書者晉不以告鄭不告

入也夫成公既會晉侯伐鄭而歸鄭伯矣豈有不知而不書之理而晉何必告魯鄭何必告入哉

齊人来媵

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三國来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録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案公羊既以三國来媵為非禮曷為又以録伯姬言之曷為又以婦人以衆多為侈言之

丙午晉侯獳卒

左氏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

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名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厠遂以為殉

存耕趙氏曰傳言病在膏肓則有之二豎之語左氏何其誣邪愚謂景公既食麥而殺桑田巫猶可信也未食麥而即先殺之亦無是理小臣夢負公以登天事既驗矣焉得殉皆齊東野人之語而左氏雜採之以為傳使後人疑焉然使可信亦非本

義

十有一年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左氏曰郤犨來聘且涖盟

如左氏言郤犨來聘且涖盟則是晉侯使之臨盟經當書曰晉侯使郤犨來盟今經曰來聘己丑始及郤犨盟則是本來聘而自為盟也左氏不達經意妄為之辭左氏於荀庚來聘亦曰荀庚來聘且尋盟原左氏意以有聘且盟之辭然猶可謂荀庚

而尋舊盟故自為盟也至此云涖盟則是明其為

晉侯使也去經亦遠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劉氏曰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左氏曰

郤犨來聘且涖盟季孫行父如晉左氏曰報聘且

涖盟然則經何以不云涖盟邪杜云郤犨文子交

盟晉魯之君其意一也故但書來盟舉重畧輕不

識聘禮重邪盟禮重邪若聘禮重盟禮輕畧盟可也向者郤犫之盟又何故不畧乎若盟禮重聘禮輕是不得畧盟矣若盟與聘俱重書如晉涖盟豈不明白哉

三傳辨疑卷十三

三傳辨疑卷十四

元　程端學　撰

成公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氏曰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就左氏論之在十一年周公奔晉十二年始來告

故魯史書其来告之日如其信然是魯史之愚也不書其奔晉之日而書其来告之日非愚而何今有人焉赴告其親之喪曰某年某月某日某人卒或其道阻而赴在来年聞赴者轉告其親友焉將不道其死之日乎抑道其赴之日為死之日乎此不辨可見者也左氏出於仲尼之後左氏能知其為赴之日非死之日則仲尼之博學亦能知之矣今仲尼亦以赴之日為死之日則不特魯史之愚又

仲尼之愚也吾不知後之君子信左氏乎信仲尼乎又天王出居于鄭尚曰出周公出奔晉何恠其為出而以出為義乎使後之傳春秋者皆捨大義而以出為義也武成曰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内夫郊在王畿之内應門為天子之宫尚曰出周公奔而言出何足為義乎夫以天子論道經邦之三公而至於出奔其罪豈難知而必待加一出字然後知周公之為自出乎此一字襃貶

之獘左氏倡之諸儒和之而經旨淪沒之由也曰然則王子瑕奔晉尹氏毛伯名伯以王子朝奔楚皆不言出何邪曰史有詳畧仲尼豈能益之使一之乎若以周公為自出則王子瑕尹氏毛伯名伯之出誰使之乎

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公羊既知周公為天子三公則在朝明矣又何從知其自私土而出邪此非有所據因出之一字

生義耳

穀梁曰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

寀左氏公羊以出為義則既鑿矣而穀梁又引天王出居鄭為上下之義則鑿之尤者不足辨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氏曰七年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

仲儀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

囚諸軍府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

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

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

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

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

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

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

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来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趙氏曰案此若實事則無不告諸侯之理不應不書也又曰會于瑣澤成故也案此會楚不與焉何

以證其成乎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至魯衛是盟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邪然則傳之言未足信也葉氏曰瑣澤之會杜預謂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然經書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見衛侯而不見鄭伯豈傳誤以衛侯為鄭伯歟晉誠欲與楚成既鍾儀謀之於前羅茷請之於後何與於宋而必

待華元合之予審有是盟豈瑣澤之會猶告諸侯而得書西門之盟反不告諸侯而不書乎然則瑣澤自魯衛以他事與晉為好無預於楚西門之盟未必有傳但見鄭伯嘗以貳楚執於銅鞮故謂晉楚合而聽成遂誤以衛侯為鄭伯爾繼言晉鄭至如楚聘且涖盟冬書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楚之成實在此晉愧其求成於楚故不以告是在傳之中而不

悟也趙氏曰晉厲初立而衆諸侯自為瑣澤之會然所會者魯衛而已左氏載合晉楚之成鄭人聽成考之於經無一毫合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於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案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乘丘之類有之矣非特中國與夷狄皆曰敗之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左氏曰晉侯使郤錡来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非本義不録

穀梁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案晉侯若有當伐之國告於王而命諸侯伐之其誰不從今以報秦怨而私乞師穀梁反以古人重

師言之豈知言也哉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氏曰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

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

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

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揺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恵稱盟

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部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来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

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

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劉氏曰左氏有劉康公成肅公而經不書又云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説然則皆虚也葉氏曰

王卿會諸侯伐秦有不書於經者二公誠行安得不書乎杜預謂二公不書兵不加秦既言會則當書況後言麻隧之勝則兵非不加秦也愚案劉子論成肅公盖格言也非左氏所自撰而前後差舛如此豈劉子他日之言而左氏誤引之歟

公羊曰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

自京師正譏其為伐秦因朝王耳而公羊乃為不

敢過天子之都而更造其行是與之也豈不悖哉

穀梁曰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言受命不敢叛周也

公之如京師論其跡似得禮論其情則本伐秦耳春秋正譏其似是而實非穀梁乃欲實其似是以為是又以實如為非如變亂是非日月為例之獘一至於此

曹伯廬卒于師

穀梁曰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劉氏曰諸侯死於行則記其地死於國則不記其地所以别内外也法則如此何謂閔之

冬葬曹宣公

穀梁曰葬時正也

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左氏曰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辨見宣元年公子遂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曰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公子喜伐許而鄭伯又伐許至入其郛又許以叔申之封經何不書之當以經為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左氏曰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劉氏曰非也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此春秋之常耳非為尊命故舉氏尊夫人故舍族也何氏曰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復何所尊而舍族
春秋之法事再見者皆名以省文
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
康侯胡氏曰然則取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

乎以封壤則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塗則有逺近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其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愚謂親迎與迎於館所於禮文不甚明白詳見隱二年紀履緰逆女然此則譏僑如以同姓之卿逆女故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左氏曰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

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非本義不録

十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返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

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啖氏曰二傳不知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此故稱仲以別之故妄説耳愚案以仲嬰齊為歸父弟諸説皆然不特公羊也其是否未可辨惟以仲嬰齊似

指六年如晉八年如莒者則不然耳

穀梁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劉氏曰非也此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非公子之子也若必云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氏曰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

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十五年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邦衡胡氏曰曹伯之罪於經無據左氏謂曹伯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而代之若然則負芻殺未踰年之君與齊商人弑舍罪均矣安得畧而不書耶又云會于戚討曹成公果討之安得更與同盟耶愚謂左氏載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事不可信苟國人皆從子臧何不討殺負芻而立子臧乎且一子臧非有至德其能使國人皆從之乎其曰成公懼而告罪亦未必然夫弑君之賊何所忌憚而能

告罪致邑乎其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至不然則否等語皆無義理以此觀之此傳都無可信也

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

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案經無盟晉楚事左氏以此實瑣澤之會而不知其背經益甚且經僅書楚子伐鄭而不伐衛又鄭懼楚不暇来即與平故次年有侵宋戰晉之役奚敢報復使子罕侵楚取新石此皆其不然者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曰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崇也

劉氏曰非也若以葬夫人則必葬其君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何也愚謂春秋書諸侯葬者多矣豈皆以葬夫人乎不可通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茍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

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及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令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令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决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

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趙氏曰案經文云奔晉又云自晉歸而傳云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殊相違矣且魚石自請討蕩澤則是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矣復何事魚石又奔假如魚石與蕩同族懼而自去則是知恥之人後不應卻入彭城為亂考之事理無非乖謬魚石直與蕩澤同惡爾又曰國亂用兵相

攻則是仇敵也如何云自止乎黃氏曰傳與經異但當信經凡依傳而生說以釋經者不必也朴鄉呂氏曰左氏所載首尾不實愚謂趙氏之辨足以破愚矣今因而衍之魚石答魚府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何為華元一反而即討桓族乎又蕩山與五大夫皆桓族也何為殺其一而止其五乎又五族皆宋之六官非其屬也何為出奔而獨書魚石乎杜云獨魚石告無是理也夫告者宋

人也豈得揖四大夫而獨告魚石之名哉又左氏見山不稱氏故附會其說以謂山背其族夫春秋不氏者多矣如無駭翬俠溺之徒豈皆背其族者哉先儒紛紛之說皆本於此誤信之弊大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公羊曰曷為殊會吴外吴也曷為外也春秋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

以外内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劉氏曰非也一地而再言會者明一會也吳則其君吳未可以爵通又不可稱人稱人則下從大夫之例故須云會吳以成其文也若實外吳者後吳人會戚何以不殊之又會于申有淮夷亦何以不外之吳豈不若淮夷哉愚謂此兩言會者内大夫會諸國大夫往會吳于鍾離故其文不容不然耳

義見本義

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

啖氏曰重書者既會士燮同往會吳趙氏曰寀實再會依實書之何外吳之有徒為煩迂耳辯又見

公羊

許遷于葉

穀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寀穀梁言其地為許復見蓋指楚人遷宿不地而言也況自遷皆書其地惟他人遷之有不地者以

其義不在於地而在於遷人國故也許雖不復見亦書地也然則許之地何足為義而言之乎其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亦非所以解經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此說得之但不若范氏註益明耳

穀梁曰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此說得之但根枝折一語億之之辭耳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耳

案丙寅朔日食則甲午是二十九日其為晦日明矣公羊尚未曉耳下文近之辨又見僖十五年己卯晦

穀梁曰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日也

案此言楚子敗績葢大略言其君傷敗耳必觧曰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則拘矣其曰日事遇晦近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公羊曰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

劉氏曰非也案公即位至於今十有六年矣豈得

云幼哉上不郊不免牲等公羊輒云公怨天忿懟有不敬心也若此時尚幼彼時固甚幼幼不當恥何苦責之陳岳氏曰凡史冊舊文諱君之惡臣下之體聖人以魯為主從而諱之斯會以公不及鄢陵之戰故不見公實恥之大而顯書之何也茍曰公幼而不恥凡諱國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惡乎公不及鄢陵之戰見誣於宣伯晉侯不察其實而信其誣是罪不在公故書以彰晉侯之信譖

明我公之無罪穀梁近之愚案此無執大夫之文安可言大夫執何以致會乎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左氏曰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

侵陳至鳴鹿遂侵蔡未及諸侯遷于頼上戊午鄭子

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案經但言齊郝而已無宋衛也況侵陳侵蔡事經

皆無有左氏未可信也

曹伯歸自京師

左氏曰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

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

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

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
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
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以十五年事考之知此傳亦左氏附會之辭觀先
君無乃有罪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等語可見也
然曹人請於晉之事則有之
公羊曰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
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内也公子喜時在

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春秋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又書曹伯歸自京師將以正天下大義為後世訓豈暇論其有公子治國而易歸哉況就不名與不言復歸生義乎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劉氏曰歸為善自某歸次之非也衛元咺衛侯鄭何

善之有乎且自某歸者明有奉焉耳本不為善不善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公羊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

令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案公羊於沙隨之會言大夫執則既妄矣而此又言乞師不與而執行父盖指沙隨之會也而又言出師後期而執行父則是行父兩被執也然經所書者一而已此公羊之妄一也又案經言公會晉伐宋矣非後期而執行父也公羊之妄二也又案左氏行父之執本以僑如之譖非乞師不與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左氏曰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

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案經書伐也非圍也又不書楚救鄭也杜氏乃言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蓋牽合之論

穀梁曰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此說無所發明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左氏曰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余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

貫道王氏曰瓊瑰之夢怪而誣愚謂夢之怪者或有之然非本義不録

公羊曰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

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劉氏曰非也君之許嬰齊為大夫固在前矣君至而後明之耳然則卒嬰齊當在致公之前無疑也若以嬰齊反未至故不得以大夫卒之者嬰齊之卒竟未為大夫則嬰齊終不合卒無為但移卒於

致公之後也若以公許之則成大夫矣先公未至卒之何傷乎假令國人未知公命不録其卒俟公告之乃追録其卒既追録之固應在致公之前明公之許之爲大夫也固在前耳豈不可乎又公孫敖卒于齊彼不待公命何爲卒之哉物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愚謂沙隨之會不見公而已公羊則曰將執公也行父爭之而執行父晉執行父舍之苕丘而已公羊又曰將執公也行父爭之而執

行父令公會單子晉侯伐鄭於經傳不言後會也公羊又曰將執公嬰齊為公請之而許之為大夫公羊三言執公而於經無見於事無稽則既不足信矣且嬰齊於季孫之執奉使請於晉令又書其卒則其為大夫久矣觀左氏所載范文子曰嬰齊奉君無私謀國家不貳可見也至此乃言公始許之為大夫則公羊妄矣

穀梁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録

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趙氏曰筭春秋編年月日之書一例以先後書之且先言卿卒後言公至皆據實事何傷教乎二傳不達文有錯誤之理遂妄為說李氏曰經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知此壬申在十月十六日也二傳見日之誤故穿鑿以成其說公羊以嬰齊當絶待君命而卒之然上無出奔之文穀梁以致公而後書夫史之載筆出必從君卿為股肱死當即録不

待致而後書杜預以為日誤得之今考於經於月日則舛誤於地則左氏為貍脤公羊為貍軫穀梁為貍蜃文之差謬無甚於此簡編脱壞使然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曰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案經書殺胥童在十八年而傳在十七年固已違經矣又若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乃自相報復也經

當書曰欒書殺胥童若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之類
也魯史豈肯誣晉殺之而書曰晉殺其大夫胥童
哉仲尼豈肯雷同書之春秋哉又春秋書曰某國
殺其大夫某者大凡譏其不請于天子而專殺之
而殺之與被殺者之罪則各比事以見焉其有不
見其事者則但譏其專殺而已今書晉殺其大夫
郤錡郤犨郤至與殺其大夫胥童據經論理不過譏
晉之專殺與自折其股肱而已而胥童所以取殺

之由蓋莫之考若三郤之見殺據左氏所載乃晉厲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左右故胥童夷羊五長魚矯欒書之徒乘機報怨而已未見民之不與郤氏也向使民果不與郤氏胥童果道君為亂而見殺亦不在書晉殺其大夫之文見義也大抵左氏之自為辭皆不足取者以其徒博而不識道理故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曰十七年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十八年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

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惟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案實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君經當書其首惡必曰欒書弑其君州蒲今經但曰晉弑其君蓋春秋闕其弑君之賊名耳然則執公之事亦不足信也

辨見本義若逆周子于京師以下或可信者但非

此事本義不録

穀梁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

穀梁但責其君惡而忘其弑君之惡非所以訓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曰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十八年齊為慶氏之

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来奔王湫奔莱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案此傳多不可據夫齊方出兵圍盧國佐亦從諸侯圍鄭國佐棄軍歸殺慶克又以邑叛齊侯宜何如乃與盟而復之復之踰年而又殺之不近人情

矣左氏又曰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亦非也如國佐以穀叛則是逆賊也當書曰齊人殺國佐與晉人殺欒氏同一辭可也不得言齊殺其大夫矣且叛逆而立其後使國弱嗣安得謂之禮哉其曰國弱來奔於經亦當書而不書皆其不可據者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氏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

朝郏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案鄭伯果先侵宋春秋當書以見其罪又楚鄭取朝郏幽丘經亦當書以見楚鄭之罪今皆不書則是無有此事也況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四人者未嘗出奔今亦未嘗同入辨見宋魚石奔楚傳下

其曰國逆而立之曰入以下皆左氏自為例也故
劉氏曰今案左氏國逆之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
國逆復其位者未必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
歸以惡入者或言復入或不言復入事與例合者
少而與例違者多不託之從赴則誘之以從某例
惟註者推言之而已不復可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

晉於是乎有禮

此小禮也若大禮則當朝天子而後及鄰國况此時亦未可朝聘天子特可請命云耳左氏云有禮所謂非禮之禮也

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

左氏曰秋杞桓公来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非本義不録

築鹿囿

左氏曰築鹿囿書不時也

莘老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其德不及之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翫一身之娛哉左氏曰書不時盖不時猶書也

東萊吕氏曰藪澤當與衆共豈諸侯所可得而藩之耶不止為書不時也

穀梁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

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葉氏曰囿無有不包山林藪澤者既以為非正則凡囿皆當書矣何以言築不志乎若以為築惟志囿則築邑築臺築館又何以志也案天子諸侯皆有囿此特譏其有囿而更築且以八月役民耳

己丑公薨于路寢

左氏曰言道也

案此為僭謚起文故路寢得正雖為常事而亦書

耳春秋無寢何謂言道哉

穀梁曰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此可謂謬于路寢之義然春秋所書則不為此紀實事以起私謚耳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曰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

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此傳與經絶不合宋圍彭城經既不書經書楚鄭侵宋而傳言楚救彭城經書晉圍彭城在來年而傳言今冬晉侯救鄭豈傳如此之詳且審而經如彼之畧且訛哉學春秋者以經考傳之僞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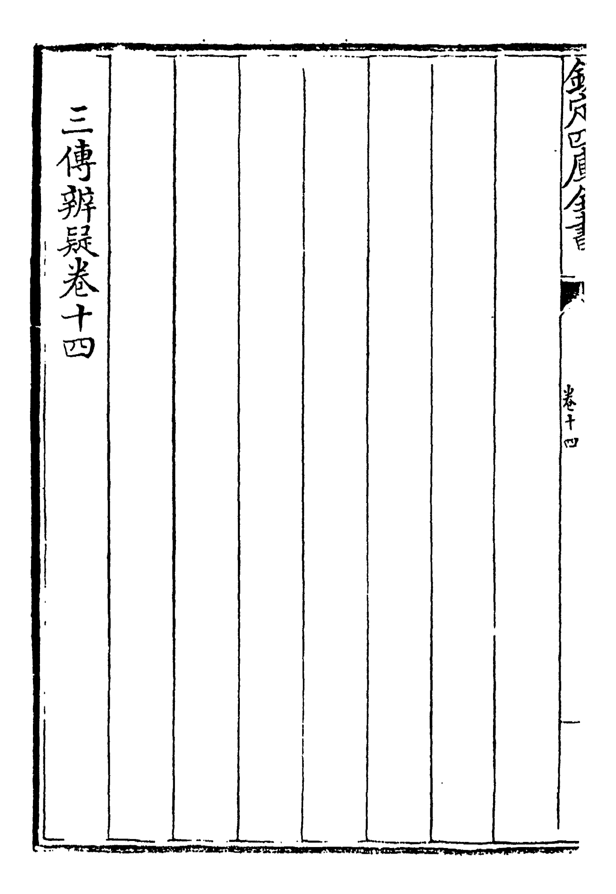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曰書順也

案桓公莊公文公卒葬之時弑逆紛紛未嘗不書

曰葬我君桓公莊公文公也何獨於葬成公書順

乎



三傳辨疑卷十四